# 南北史合注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卷一百十二

明 李清 撰

北史二十六

張黎

丘堆

娥清

伊馛

乙瓌

周幾

豆代田　車伊洛

王洛兒　車路頭

盧魯元　陳建

來大干　宿石

萬安國　陸真

呂洛拔　薛彪子 子琡

尉元　慕容白曜

和其奴　苟頹

宇文福

古弼

内入諸姓有吐奚氏孝文改古氏

代人少忠謹善騎射初為獵郎門下奏事以敏正稱明元嘉其真而有用賜名筆後改名弼言有輔佐才也令典西部與劉潔等分綰機要敷奏百揆太武即位以功拜立節將軍賜爵靈壽侯歷侍中吏部尚書典南部奏事

魏書曰弼以安西將軍從征赫連定與侍中張黎擊平涼定自安定率步騎二萬來救弼僞退誘之世祖伏高車勅勒馳擊定斬首數千弼遂取安定

從征馮弘弘將奔高麗魏書曰大臣古遲因衆心不欲率衆攻弘開城引官軍弼疑其詐不入城

高麗救軍至弘乃隨之令婦人被甲居中其精卒及高麗陳兵於外弼部將高茍子欲擊賊軍弼酒醉拔刀止

之故弘得東奔帝大怒黜為廣夏門卒尋復為侍中與尚書李順使涼州賜爵建興公鎮長安甚有威名及議征涼州弼與順咸言涼州乏水草不宜行帝不從既尅姑臧微嫌之以有將畧弗之責宋將裴方明尅仇池立楊玄庶子保熾假弼節督隴右諸軍討仇池平之

魏書曰劉義隆遣其秦州刺史胡崇之屯仇池弼邀於蜀水臨陣擒之其衆走還漢中弼徒祥郊山南入義隆守將姜道祖退守狹亭諸將以道狹雪深用馬

不便皆遲留不進弼獨進軍使元齊等擊狹亭道祖
南走仇池平
未幾諸氐復推楊文德爲主圍仇池弼攻解其圍文德走
漢川時東道將皮豹子聞仇池圍解議欲還軍弼使謂
曰若班師冠至後舉爲難不出秋冬南冦必來以逸待
勞百勝之策也乃止帝聞之曰弼長策者也制有南秦
弼謀多矣景穆總攝萬機徵爲東宮四輔與宜都王穆
壽並參政事遷尚書令弼雖事務殷湊而讀書不輟端

謹慎密口不言禁中事功名等於張黎廉而不及上谷人上書言苑囿過度民無田業宜減大半賜貧者弼入欲陳奏遇帝與給事中劉樹碁弼侍坐良久不獲申聞乃起於帝前捽樹頭掣下牀以手搏耳以拳敺背曰朝廷不理實爾之罪帝失容放碁曰不聽奏事過在朕樹何罪之弼具狀聞帝奇弼公直皆可其奏以丐百姓弼曰臣子逞志君前非無罪也乃詣公車免冠徒跣自劾請罪帝召謂曰卿其冠履吾聞築社之役蹇蹷而築之

端冕而事之神與之福卿何罪自今以後苟利社稷益國便民者雖復顛沛造次卿為之無顧也帝大閱將校獵於河西弼留守詔以肥馬給騎人弼命給弱者帝大怒曰尖頭奴敢裁量朕朕還臺先斬此奴弼頭尖帝名之筆頭時人呼為筆公屬官懼誅弼告之曰吾以弱馬而給田獵使盤游不適其罪小不備不虞使戎寇恣逸其罪大今北狄孔熾南鹵未滅狡馬之志窺伺邊境是吾憂也故選肥馬備軍實為不虞之慮苟國家有利吾

寧避死乎明主可以理干此自吾罪帝閲而歎曰有臣
如此國之寶也賜衣一襲馬二匹鹿十頭後車駕田於山
北獲麋鹿數千頭詔尚書發車牛五十乘運之帝尋謂
從者也筆公必不與我汝輩不如馬運之遂還行百
餘里而弼表至曰今秋穀懸黄麻菽布野猪鹿竊食鳥
鴈侵費風波所耗朝夕三倍乞賜矜緩使得收載帝謂
左右曰筆公果如朕卜可謂社稷之臣初楊難當之來
詔弼悉送其子弟於京師楊玄少子文德以黄金三十

斤賂弼弼受金留文德而遇之無禮文德亡入宋帝以
其正直有戰功弗加罪責太武崩吳王立以弼為司徒
文成即位與張黎並坐議不合旨俱免傳有怨謗之言
其家人以巫蠱告俱伏法時人寃之

愚按弼受太武殊恩及宗愛兩弑不發一謀安其祿位
以此見誅未盡寃也但坐以巫蠱則非

張黎鴈門平原人善書計道武知待之明元器其忠亮
賜爵廣平公管綜機要太武以其勲舊任以輔弼除大

司農卿軍國大議黎常與焉以征赫連定功進號征北
大將軍與樂安王範濟南公崔徽鎮長安清約公平甚
著聲稱代還日家無餘財太武征涼州柔然吳提乘虛
入寇黎與司空長孫道生拒擊走之景穆初總百揆黎
與崔浩等輔政忠於奉上非公事不言詔賜浩黎布帛
各千疋以褒舊勳吳王余立以黎為太尉文成立與古
弼俱誅
劉潔長樂信都人昭成時慕容氏嫁女於國潔祖父生

為公主家臣隨入魏賜以妻妾生子提位樂陵太守封信都男卒潔襲提爵數從征討進爵會稽公後與永安侯魏勤及功勞將軍元屈等擊吐京叛胡為所執送赫連勃勃潔聲氣不撓呼其字與言神色自若勃勃壯而釋之後得還國典東部事明元寢疾太武監國潔與古弼等選侍東宮對綜機要太武即位奇其有柱石用委以大任及議軍國朝臣咸推其能遷尚書令改為鉅鹿公

魏書曰時南州大水百姓阻饑潔奏曰頃邉冦内侵戎車屢駕郡國之民雖不征討服勤農桑以供軍國近山以東遍遇水患應加哀矜以弘覆育帝從之後境内一歲租賦潔與樂平王丕督諸軍取上邽及至諸將咸欲斬其豪帥示威潔不從撫慰秦隴秋毫無犯人皆安業帝欲發隴右騎卒以伐高麗潔進曰隴土新民始染大化宜賜優復以饒實之然後可用帝深納之

車駕西伐潔為前鋒沮渠牧犍弟董來距戰城南潔信卜者言以日辰不協擊鼓卻陣故董來得入城太武微嫌之潔久在樞密恃寵自專帝稍不平時議伐柔然潔言不如廣農積穀以待其來羣臣皆從其議帝從崔浩議決行與諸將期會鹿渾谷潔恨計不用欲沮諸將乃矯詔更期諸將不至時鹵衆大亂景穆欲擊之潔執不可停鹿渾谷六日諸將猶不集賊已遠遁追至石水不及而還師次漠中糧盡士卒多死潔陰使人驚軍勸帝

棄軍輕還帝不從潔以軍行無功奏罪浩帝曰諸將後期及賊不擊罪在諸將豈在於浩浩又言潔矯詔事駕至五原收潔幽之帝之征也潔私謂親人曰若軍出無功車駕不返卽吾當立樂平王潔又使右丞張嵩求圖讖問劉氏應王繼國家後我審其名姓否嵩對曰有姓無名窮驗狀引捜嵩家果得讖書潔與南康公狄隣及嵩等皆夷三族死者百餘人潔既居勢要內外憚之側目而視

魏書曰潔擅作威福阿附者登進忤恨者黜免拔城破國者聚斂貨財與潔分之籍其家財產鉅萬太武追忿言則切齒

丘堆

獻帝以次弟為丘敦氏孝文改丘氏

代人美容儀初以忠謹入侍明元即位拾遺左右稍遷散騎常侍太武監國臨朝堆與太尉穆觀等為右弼及即位賜爵臨淮公位太僕與宗正娥清略地關右而宜

城王奚斤表留堆合軍與赫連昌相推

魏書曰時士馬乏糧堆與義兵將軍封禮督祖民間

士卒暴掠昌襲敗之堆將數百騎還城

斤進擊赫連定留堆守輜重斤為定擒堆聞棄甲走長

安帝大怒遣西平公安頡斬堆

娥清代人少有將略累著戰功稍遷給事黃門侍郎明

元南巡幸鄴以清為中領軍將軍與宋兵將軍周幾等

渡河略地至湖陸

魏書曰高平民屯聚林藪拒射官軍清與宋兵將軍周幾等誅數千家鹵獲萬餘口

以功賜爵須昌侯與幾等鎮枋頭太武初還京進東平公後從平統萬遂與奚斤討赫連昌至安定及昌弟定西走斤追之清欲尋水往斤不從遂與斤俱為定擒及魁平涼乃得還

魏書曰清鎮并州討山胡白龍於西河遂屠其城

後與古弼等東討馮弘以不急戰致弘奔高麗檻車徵

黙為門卒卒於家子延賜爵南平公

伊馛

獻帝以次弟為伊婁氏孝文改伊氏

代人少勇健走及奔馬善射力能曳牛却行太武神麚初擢為侍郎轉三郎賜爵汾陽子太武將討凉州議者咸以無水草諫唯司徒崔浩勸行羣臣出馛乃曰凉州若無水草何得為國宜從浩言帝善之及尅凉州大會於姑臧謂羣臣曰崔公智計有餘吾亦不復奇之正奇

敵弓馬士所見能與崔同耳顧謂浩曰敵智力如此終至公相浩曰何必讀書然後爲學衛青霍去病亦不讀書而致公輔帝欲以敵爲尚書封羣公敵以尚書務殷公爵至重辭之中秘二省多諸文士請參其次帝賢之拜秘書監賜爵河南公拜司空清約自守爲政舉大綱不爲等碎大安二年領太子太保三年與司徒陸麗等並平尚書事卒傳爵至孫盆生驍勇有膽氣累有戰功遂爲名將以勳賜爵平城子戰歿贈雍州刺史

乙瓌

內入諸姓乙弗氏孝文改乙氏詳見皇后紀

代人其先世統部落太武時瓌父匹知遣瓌入貢帝留之瓌善騎射手格猛獸尚帝女上谷公主駙馬都尉賜爵西平公從駕南征都督前鋒諸軍事勇冠三軍後進爵為王卒贈太尉公謚曰恭子乾歸襲爵乾歸身長八尺有氣幹頗習書疏尤好兵法尚景穆女安樂公主除駙馬都尉後刺史秦州有惠政孝文時卒謚曰康孫

瑗字雅珍尚孝文女淮陽公主除駙馬都尉累遷西兗
州刺史孝靜初舉兵應拱子鵠戰敗死

周幾

獻帝以次兄為普氏孝文改周氏

代人少以善射為獵郎明元即位為左部尚書以軍功
封交趾侯太武以幾有智勇遣鎮河南威信著外境幾
嫌奚斤等綏撫關中失和言論形聲色斤等憚焉進號
宋兵將軍率洛州刺史於栗磾以萬人襲陝城卒於軍

軍人無不歎息歸葬京師謚曰桓子步襲
豆代田代人明元時以善騎射為内細射從攻虎牢詔
代田登樓射賊矢不虛發以功遷内三郎從征赫連昌
乘勝追賊入其宮門門閉代田踰宮而出太武壯之拜
勇武將軍後從討平凉破赫連定得奚斤等以定妻賜
之詔斤膝行授酒於代田敕斤曰全爾身命者代田功
也以徒討和龍戰功封長廣公卒於統萬鎮大將贈長
廣王謚曰恭子周求襲

車伊洛焉耆胡人世為東境部落帥恒修職貢太武延和中授平西將軍封前部王伊洛規欲歸闕為沮渠無諱斷路伊洛連戰破之無諱卒伊洛前後遣使招喻其子乾壽等及其戶伍百餘家送京師又率部衆二千餘人伐高昌討破焉耆東關七城正平二年伊洛朝京師拜都官尚書將軍如故卒謚康王葬禮依盧魯元故事子歇襲

王洛兒京兆人明元在東宮以善騎射給事帳下謹愿

未嘗有過明元嘗獵於灃南氷陷沒馬洛兒投水奉帝出殆凍死帝解賜之恩寵日隆天賜末帝避難居外洛兒晨夜侍衛恭勤發於至誠清河王紹之逆帝左右唯洛兒與車路頭晝居山嶺夜還洛兒家洛兒鄰人李道潛相奉給晨復還山衆庶知頗喜而相告紹聞收道斬洛兒猶冒難往返京都通問大臣大臣遂出奉迎百姓奔赴帝還宮社稷獲全洛兒有功焉明元即位拜散騎常侍

魏書載詔曰王洛兒車路頭等服勤左右十有餘年
及在艱難人皆易志而洛兒等授命不移貞操愈懇
雖漢之樊灌魏之許典無以加焉勤而不賞何以獎
勸　愚按李道之死亦宜優恤洛兒何不為一言
賜爵新息公又追贈其父為列侯賜僮隸五十戶卒贈
太尉建平王賜轀明秘器載以轀輬車使殿中衛士為
之導從親臨慟數四乃鴆其妻周氏與合葬于長城襲
車路頭

獻帝以疏宗為車焜氏孝文改車氏

代人少以忠厚選給東宮為帳下師道武末明元避嫌

出外路頭隨侍竭力及即位封宣城公帝性明察羣臣

多以職事遇譴至有杖罰故路頭優游不任事

魏書曰侍宿左右從容談笑而已

性無害每評獄處理常獻寛恕之議以此見重於朝帝

亦敬納之卒明元親臨哀慟贈太保宣城王謚忠貞喪

禮一依安城王叔孫俊故事陪葬金陵子眷襲

盧魯元昌黎徒河人魯元寬和有雅度明元時選為通直郎以忠謹給侍東宮太武親愛之即位以為中書侍郎寵待彌渥而魯元益加謹肅帝愈親待之內外大臣莫不敬憚性多容納善與人交好掩過揚美公卿咸親附以工書有文才累遷中書監領秘書事賜爵襄城公從征赫連昌帝親追擊入其城門魯元隨帝出入是日微魯元幾殆後遷太保録尚書事帝貴異之臨幸其第不出旬日欲其居近易往來乃賜甲第於宮門南衣食

車馬皆乘輿之副真君三年駕幸陰山魯元以疾不從侍臣問疾醫藥傳驛相屬於路及卒甚悼惜之還臨其喪哭之慟東西二宮命太官日送奠晨昏哭臨訖則備奏鐘鼓伎樂輿駕比葬三臨之喪禮依安城王叔孫俊故事而賵送有加贈襄城王謚曰孝葬崞山為建碑闕自魏興貴臣恩寵無與為比子統襲以父任侍東宮太武以元舅陽平王杜超女南安長公所生妻之駕親臨送太官設供具賞賚千計文成即位典選部主客二曹

卒贈襄城王謚曰景魯元少子內給侍東宮景穆深昵之常與臥起同衣食父子有寵兩宮勢傾天下內性寬和有父風而恭慎不及正平初宮臣伏誅太武以魯元故惟殺內而厚撫其兄弟

陳建

內入諸姓有侯莫陳氏孝文改陳氏後亦有復其故姓者衆時猶有侯莫陳利用

代人以善騎射擢為三郎遷下大夫內行長太武討山

胡白龍輕之單將騎數十每日登山白龍伏壯士出不
意帝墜馬幾至不測建以身捍賊大呼奮擊殺數人被
十餘瘡帝壯之賜別戶二十文成初出為幽州刺史假
秦郡公帝以建貪懦遣使就州罰杖五十孝文初徵為
尚書右僕射加侍中進爵趙郡公建與晉陽侯元仙德
長樂王穆亮平原王陸叡密表啓南伐
魏書載建等表曰頃聞劉昱天亡權臣殺害時不再
來毫分之差致悔千里宜簡雄將號令八方義陽王

臣昶深悟存亡遠同孫氏苟歷運響從則吳會可定
脫事或難成則振旅而返宜乘之會運鍾今日
帝嘉之遷司徒進爵魏郡王帝與文明太后頻幸建第
賜建妻於後庭卒子念生襲
來大千代人父初真從道武避難叱候山參剏業功官
至後將軍武原侯與在八議大千驍果善騎射永興初
襲爵位中散朝賀日大千嘗著御鎧盤馬殿庭朝臣莫
不嗟歎遷内三郎幢將典宿衛禁旅大千用法嚴明上

下齊肅嘗從明元校獵見虎在高巖上持矟直前刺之應手死帝嘉其勇壯太武踐阼與襄城公盧魯元等七人俱為常侍常持仗侍衛晝夜不離左右累從征伐以戰功賜爵盧陵公鎮雲中兼統白道軍事帝以其壯勇數有戰功兼悉北境險要詔使巡撫六鎮以防寇鹵經略布置甚得事宜後吐京胡反以大千為都將討平之卒表還停於平城南帝出遊還見而問之左右以對帝悼歎良久詔聽其喪入殯城內贈司空謚莊公子丘頹

襲

宿石

内入諸姓有宿六斤氏孝文改宿氏是又一宿矣

朔方人祖若豆根明元時賜姓宿氏襲上將軍父沓干從太武征平涼有功賜爵漢安男後從討柔然戰没石年十三襲爵擢為中散文咸興光中遠内行令從幸苑中游獵石走馬前引道峻馬倒殞絶久之乃蘇由是御馬得制帝嘉之賜以綿帛駿馬改爵義陽子又常從獵

帝親欲射猛虎石叩馬諫引帝至高原上後猛虎騰躍
殺人褒其忠許後有罪勿坐賜駿馬一疋尚上谷公主
拜駙馬都尉進爵太山公為北征中道都大將卒贈太
原王謚康葬禮依盧魯元故事太和初子倪襲
萬安國代人世為酋帥父振尚高陽長公主拜駙馬都
尉安國少明敏以國甥復尚河南公主拜駙馬都尉獻
文特親寵之與同卧起拜大司馬大將軍封安城王安
國先與神部長奚買奴不平承明初矯詔殺買奴苑中

孝文大怒賜死有嵇根者世為紇奚部帥皇始初率部歸魏生子拔位尚書令尚華陰公主生子敬元紹之逆主有功超授敬大司馬封長樂王虎子護襲根事迹遺落故略附云

陸真

內入諸姓有步陸孤氏孝文改陸氏

代人父洛侯秦州刺史真少善騎射太武以真膂力過人拜內三郎真君中從討柔然以功賜爵關內侯後攻

懸瓠登樓臨射城中弦不虛發從太武王江還次盱台

真功居多文成即位進爵都昌侯拜長安鎮將時初置

長虵鎮真率衆築城未訖氐豪仇傉檀等叛真擊平之

卒城長虵還東平王道符反長安以真為長安鎮將賜

爵河南公長安兵民素服其威信及至皆帖然

魏書曰咸陽民趙昌為亂聚黨數百郡縣民王稚兄

弟復聚衆二千餘同逆始平石安池陽靈武四縣皆

應之衆至五千詔南郡王李惠等率步騎六千往討

真慮其滋蔓不俟惠大軍至與雍州刺史劉鄩討昌擊破之斬昌及賊首三千餘級并誅其黨與七百餘人雍州民夷莫不震伏

在鎮數年甚著威稱卒謚曰烈子延襲

呂洛拔代人父匹知太武時封滎陽公洛拔以壯勇知名文成末為平原鎮都將

魏書曰徐州刺史薛安都歸誠請援洛拔隨尉元入彭城元遣洛拔率騎詣五原擊張永將王茂之時茂

之領兵五千援其運車洛拔格戰二日手殺九人奪

運車二百餘乘

隨尉元攻宋將張永大敗之賜爵成武侯卒長子文祖

獻文時以舊語譯註皇誥辭義通辯為外都曹奏事中

散

薛彪子代人祖達頭率部落歸魏道武賜爵聊城侯待

以上客禮父野睹并太二州刺史封河東公有聲稱彪

子姿貌壯偉明斷有父風為内行長典奏諸曹事當官

正直内外憚之及文明太后臨朝出為枋頭鎮將素剛簡為近臣所嫉因小過黜為鎮門士及獻文南巡次山陽彪子拜訴於路復除枋頭鎮將累遷開府徐州刺史在州甚多惠政百姓便之

刪府元龜曰時州鎮戍兵資絹自隨不入公庫任其私用彪子表曰臣聞金湯之固非粟不守韓白之勇非糧不戰竊惟在鎮之兵不減數萬資糧之絹人十二疋隨身用度未及代下不免饑寒論公無毫髮之

潤語私則橫費不足令徐州左右水陸壤沃清汴通流足盈灌溉其中良田四十餘萬若以兵絹市牛計牛數萬頭興力公田必當大獲且給公食半兵芸植餘兵捍邊一年之收過於十倍之絹暫時之耕充於數年之食五稔後穀帛俱溢昔杜預田宛葉以平吳充國耕西零以强漢臣識謝人庶揚塵露有增山海

孝文納之

沛郡太守邵安下邳太守張攀咸以贓汙彪子按之於

法安等遣子弟上書誣彪子南通賊幽孝文曰此妄矣推按果虛卒謚曰文子琡琡字曇珍形貌瓌偉少以幹用為典客令每引見儀望甚美宣武謂曰卿風度峻整姿貌秀異後當升進何以處官琡答曰宗廟之禮不敢不敬朝廷之事不敢不忠此外非庸臣所及正光中行洛陽令部內肅然時久旱京師見因悉召集都亭理問冤滯洛陽獄唯三人孝明嘉之賜縑百疋琡本附元乂乂廢憂懼政教廢弛坐免官李神軌有寵於靈太后琡

復事之累遷吏部郎中先是吏部尚書崔亮奏立停年格不簡人才專問勞舊瑯乃上書曰臣聞錦縠雖輕不委以學割瑚璉任重豈寄以弱力若使選曹惟取年勞不簡賢否使義均行鴈次若貫魚勘簿呼名一吏足矣數人而用何謂銓衡令黎元之命繫於守長得人則蘇息有地任非其器為患更深請郡縣之職吏部先盡擇才并學通古今曉達政職者以應其選不拘入職遠近年勳多少其積勞中有才堪牧民者自在先用之限其

餘不堪者既壯藉其力豈容老而棄之將佐丞尉去人稍遠小小當否未為多失宜依次補叙以酬其勞書奏不報後因引見復陳之曰今四方初定務在養民臣請依漢氏更立四科令三公宰貴各薦時賢以補郡縣明立條格防其阿黨之端庶令塗炭之餘戴仰有地詔下公卿議事亦寢元天穆討邢杲以琡為行臺尚書軍次東郡時北海王顥已據酇城邢杲又逼歷下天穆議所先議者咸以杲盛宜先經略惟琡以杲聚衆無名雖強

猶賊顥皇室昵親來稱義舉自河陰之役人情駭怨今有際會易生感動請待顥事決然後迴師天穆以羣情所顧遂先討杲杲降軍還至定陶天穆留琡行西兗州事尋為顥所陷顥執琡自隨爾朱榮破顥天穆謂琡曰不用君言乃至於此天平初拜七兵尚書齊神武引為丞相府長史軍國之事多所關知琡亦推誠盡節屢進忠讜神武大舉西伐將度蒲津琡諫曰西賊連年饑饉故冒死入陝州欲取倉粟今高司徒已圍陝城粟不得

出但宜置兵諸道勿與野戰比及來年麥應从應餓死
寳炬黑獺自然歸降願無渡河侯景亦曰今舉兵極大
萬一不捷卒難收斂不如分為二軍相繼而進前軍若
勝後軍合力前軍若敗後軍承之神武皆弗納遂有沙
苑之敗後苑陽盧仲禮起兵璬與諸軍討平之轉殷州
刺史為政嚴酷吏民苦之天保元年卒於兼尚書右僕
射臨終敕其子欽以時服踰月便葬不聽干求贈官自
制喪車不加彫飾但用麻為旒蘇繩用網絡而已明器

等物並不令置琡火在省閣明閑簿領當官剖斷敏速
如流然天性險忌受納貨賄曲理舞法深文刻薄多所
傷害人士畏惡之魏東平王元匡妾張氏淫恣琡初與
姦後納為婦惑其讒遂棄前妻于氏不認其子允家人
内怨競相告列深為世所譏鄙贈開府儀同三司尚書
左僕射青州刺史謚威恭子允嗣
尉元字苟仁代人世為豪宗父目斤勇略聞當時位中
山太守元善射為羽林中郎以匪懈見知文成和平中

累遷北部尚書進爵太昌侯天安元年薛安都以徐州内附獻文以元為持節都督東道諸軍事與城陽公孔伯恭赴之宋兗州刺史畢衆敬遣東平太守章仇摽歸款元並納之遂長驅而進宋遣將張永沈攸之等屯下磕安都出城見元元依朝旨授徐州刺史遣中書侍郎高閭李璨等與安都俱還城收其管鑰別令孔伯恭撫安内外然後元入彭城元以永仍據險要乃命安都與璨等同守身率精鋭揚兵於外分擊呂梁絶其糧運永

捐城夜遁

資治通鑑曰永等棄城夜遁會天大雪泗水氷合永等棄舟步走士卒凍死大半手足斷者什七八尉遲其前薛安都乘其後大破永等於吕梁之東死者萬數枕尸六十餘里委棄軍資器械不可數計永足指亦墮與沈攸之僅以身免　魏書曰張永分廵羽林監王穆之領卒五千守輜重於武原龍驤將軍謝善居領卒二千據吕梁散騎侍郎張引領二千守茱萸

督祖糧供軍元身率精銳揚兵於外分擊呂梁絶其糧運善居遁奔茱萸仍與引東走武原元馳騎追擊斬首八百武原窮冦八千餘拒戰不下元親擐甲冑四面攻之破穆之外營殺傷大半獲其輜重五百餘乘給彭城諸軍然後收師緩戰開其走路穆之等奔永軍元乘勝圍之永棄舟走元豫測永必走身率衆軍邀其走路大破永等于呂梁東斬首數萬追北六十餘里死者相枕手足凍斷者什八九收其船車軍

資器械不可勝計元遣尉諭東徐州刺史張讜青州刺史沈文秀等皆遣使通款元表言彭城兵荒後公私困竭請發冀相濟兖四州粟取永所棄舟九百餘艘沿河運載以賑新民詔從之又言彭城賊之要藩非積粟强兵不固若資儲既廣雖劉彧師徒悉起不敢窺淮北地又言若賊向彭城必由清泗過宿豫歷下邳趨青州路亦由下邳入沂水經東安皆為賊用師之要命若先定下邳平宿豫鎮淮陽代東安則青

冀諸鎮不攻而克若四城不服青冀雖拔百姓狼顧
猶懷僥倖宜釋青冀之師先定東南之地斷劉彧北
顧絶愚民南望夏水雖盛無津途可因冬路雖通無
高城可固如此則淮北自舉暫勞永逸矣兵尚神速
久則生變若天雨既降彧因水通運糧益衆規為進
取恐近淮民庶翻然改圖青冀二州猝未可拔已彧
復遣沈攸之等領卒數萬從沂清進欲據下邳元遣
孔伯恭率騎一萬拒之幷以攸之前敗軍人傷殘手

足豕瓦滕行者盡送令還以阻其衆遂大破其軍攸之等遁徐宿豫淮陽皆不守　魏書靈徵志曰初天安元年六月兗州有黑蟻與赤蟻鬭長六十步廣四寸赤蟻斷首死黑主北赤主南至十一月果大破宋將周凱等　又曰皇興三年尉元表臣於彭城遣別將至睢口邀賊將陳顯達有戰士躬牧營外五里見一白頭翁乘白馬呼與語稱至十八日辰必來到此語汝將軍領衆從東北入我當驅賊令走申時必大

破宿豫淮揚皆克我當與汝國淮畔為斷下邳城我
當驅出不勞兵力後數日此戰士復於彭城南戲馬
臺東二里見白頭翁復乘白馬從東北來呼謂曰我
與東海四瀆太山北嶽神共行淮北助汝二將蕩除
已定汝上下喜否忽不見詔於老人前後見所為壇
表祀云
於是遣高閭與張讜對為東徐州刺史李璨與畢衆敬
對為東兖州刺史拜元開府都督徐州刺史淮揚公太

和初為使持節鎮西大將軍開府統萬鎮都將甚得夷
人心三年進爵淮揚王以舊老見禮聽乘步挽杖於朝
齊高帝纂立多遣間諜扇動新人不逞之徒所在蜂起
以元威名夙振使總率諸軍討之東南清晏遠近帖然
徵入累遷尚書令進位司徒十年例降庶姓王爵封山
陽郡公其年頻表以老乞身詔許之元詣闕謝孝文引
見於庭命升殿勞宴賜玄冠素服又詔曰前司徒山陽
郡公尉元前大鴻臚卿新太伯游明根並明允誠素位

顯台宿歸老私第可謂知始知卒希世之賢也公以八十之年宜處三老之重卿以七十之齡可充五更之選於是養三老五更於明堂國老庶老於階下孝文再拜三老親袒割牲執爵饋於五更行肅拜禮賜國老庶老衣服有差既而元曰人之所崇莫重於孝願陛下重之以化四方明根曰至孝通靈故詩云孝悌之至通於神明光於四海如此則孝道無所不格願陛下念之以濟黎庶帝曰五更三老共言至範當克己復禮以行來授

禮畢賜步挽一乘詔曰尊老尚更列聖同致欽年敬德綿哲齊軌故推老以德立更以元父馮斯彰兄馮斯顯矣前司徒公元前鴻臚卿明根並以沖德懸車懿量歸老故尊老以三事更以五雖老更非官耋罔祿然況事既高宜加殊養三老可給上公祿五更可食元卿俸供食之味亦同其例十七年元疾篤帝親省疾薨謚曰桓葬以殊禮給羽葆鼓吹假黃鉞班劍四十人子翊襲

慕容白曜燕王慕容晃玄孫父琚歷官廉清賜爵高都

僕終尚書左丞白曜少為中書吏以敦直給事宮中襲爵稍遷北部尚書

魏書曰在職執法無所阿縱高宗厚待之

文成崩與乙渾共執朝政遷尚書右僕射進爵南鄉公宋徐州刺史薛安都兖州刺史畢衆敬以城内附詔鎮南大將軍尉元鎮東將軍孔伯恭赴之而宋東平太守申纂屯無鹽幷州刺史房崇吉屯升城遏絕王使皇興初加白曜使持節督諸軍事征南大將軍進爵上黨公

屯碻磝為諸軍後繼白曜攻纂於無鹽拔其東郛纂遁遣兵追執之迴攻斗城肥城戍主聞軍至棄城遁獲粟三十萬石又襲破糜溝垣苗二戍得粟十餘萬斛軍糧充足先是淮揚公皮豹子再征垣苗不剋白曜一旬內頻拔四城威震齊土獻文下詔褒美斗城不降白曜縱兵陵城殺數百人崇吉夜遁白曜撫其民民皆懷之獲崇吉母妻待以禮宋遣將吳喜公欲冦彭城鎮南大將軍尉元請濟師詔白曜赴之白曜到瑕丘遇患因停會

崇吉與從弟法壽盜宋盤陽城以贖母妻白曜遣將軍長孫觀等率騎入自馬耳關赴之觀至盤陽諸縣悉降白曜自瑕丘進攻歷城二年崔道固及兗州刺史梁鄒守將劉休賓並面縛降白曜皆釋之送道固休賓及其寮屬於京師後從二城民望於下館朝廷置平齊郡懷寧歸安二縣居之餘悉為奴婢分賜百官白曜雖在軍旅而接待人物寬和有禮所獲崇吉母妻申纂婦女皆別營安置不令士卒喧雜及進克東陽擒沈文秀凡獲

倉粟八十五萬斛始末三年築圍攻擊雖士卒死傷無
多然叛三齊欣然安堵樂業
資治通鑑曰白曜撫御有方東人安之
尅城日以沈文秀抗倨不為拜忿而撻之唯以此見譏
以功拜開府儀同三司都督青州刺史進爵濟南王初
乙渾專權白曜頗所挾附後追以為責四年見誅云謀
反時論寃之白曜少子真安年十一聞父被執將自殺
家人止之曰輕重未可知真安曰王位高功重若小罪

終不至此我不忍見父死遂自縊太和中著作佐郎成

淹表理白曜

魏書載淹表曰臣聞經疆啓土良將之功褒德酬庸

聖王之務若閫外功成而流言内作樂毅背燕章邯

奔楚鄧艾懷忠矯命寧國横受屠戮王濬伐吴浮江

入洛錢至顛沛每覽其事常為痛心往天安初乃眷

南顧顯舉元將百寮同音咸推白曜遂授以專征仗

鉞六方威陵河濟淮徐震懼師出無鹽申纂授首濟

北太原同時消潰麋溝垣苗相尋奔走于時東揚未平人懷去就沈文靜高崇仁擁衆不朝崔僧祐益次陽陳顯達連兵淮海揚旌而至規援青齊而白曜外宣皇風內盡方畧身擐甲冑與士卒同安撫初附示以仁厚三軍懷挾纊之思新民欣來蘇之澤遂使僧祐擁徒弭旆致順軍門文靜崇仁棄城竄海次陽顯達望塵南奔聲震江吳風偃荆漢及青州克平文秀面縛海波清靜三齊克定逖彼東南永為國有白曜

有力矣及氛翳既靜爵命亦隆功高流言朱紫難辨傷夷未瘳閫門屠戮有識之徒能不悽愴臣謂白曜策名王庭累荷榮授歷司出納世載忠美秉鉞啓藩折衝敵國開疆千里拔城十二辛勤戎旅契濶矢石登鋒履危志在靖亂方難既夷身膺高賞受胙河山與國升降六十之年寵靈已極覩其立功足明機運豈容僥倖更邀非望者乎且於時國家士馬屯積京南跨州連鎮勢侔雲岳兆之不可生心白曜知之矣

況僭逆阻兵營岱厥亂王師仍舉州郡屠裂齊民勞止神膽俱喪亡燼之衆不可圖存若因塗炭之民而欲立非常之事此愚夫所弗為況白曜果毅習戎體閑兵勢者耶陛下聖鑒自天開國以來諸犯極刑不得骸骨者悉聽收葬白曜人舊功高名滅國除方之餘流應有差異願陛下揚日月之光明勲臣之績使闔棺定謚沒有餘稱選其宗近才堪驅策錫以微爵繼以絶世進可獎勸將來退可顯國恩澤使存者荷

莫大之恩死者受骨肉之恵詎不美哉

孝文覽表嘉慭之白曜弟子契輕薄無檢太和初以名家子擢為中散遷宰官中散南安王楨有貪暴之響遣中散閭文祖詣長安察之文祖受楨金寶隱而不言事發太后引見羣臣謂曰前論貪清皆云尅修文祖時亦在中後竟犯法以此言之人心信不可知孝文曰卿等自審不勝貪心者聽辭位歸第契進曰小人之心無定帝王之法有常以無恒之心奉有常之法非所尅堪乞

垂退免帝曰契若知心不可常即知貪之惡矣何為求
退遷宰官令賜爵定陶男後卒於都督朔州刺史謚曰
肅初慕容氏破後種族仍繁天賜末頗忌而誅之時有
免者不敢復姓皆以與為氏延昌末詔復舊姓而其子
女先入掖庭者猶號慕容特多於他族
和其奴代人少有操行善射御初為三郎文成初封平
昌公累遷尚書左僕射又與河東王閭毗太宰常英等
並平尚書事在官慎法不受私請還司空加侍中文成

崩乙渾與林金閭擅殺尚書楊保年等時殿中尚書元郁率殿中宿衛士欲加兵於渾渾懼歸咎金閭執付郁時其奴以金閭罪惡未分出之為定州刺史皇興元年長安鎮將東平王道符反詔其奴討之未至而道符敗軍還卒內外歎息之贈平昌王謚曰貞宣子受襲

苟頹

內入諸姓若干氏孝文改苟氏詳見皇后傳

代人父洛拔內行長頹厚重寡言少嚴毅清直武力過

人擢爲中散小心謹敬累遷司衛監洛州刺史抑强扶弱山蠻畏威不敢爲寇太和中歷侍中都曹尚書爵河南公頹方正好直言雖文明太后生殺不允頹亦言之懇切李惠李訢之誅頹並致諫遷司空進爵河東王以舊老聽乘步挽杖於朝駕幸三川頹留守京師沙門法秀謀反頹率禁旅收掩畢獲內外晏然薨謚僖王長子悰襲

宇文福其先南單于遠屬世爲擁部大人祖活撥仕燕

慕容垂為唐郡内史遼東公道武平慕容氏活撥入魏為第一客福少驍果有膂力太和中累遷都牧給事及遷洛敕福檢牧馬所福規石濟以西河内以東拒黄河南北千里為牧地今馬場是也及從代移雜畜牧於其所福善於將養並無損耗孝文嘉之尋補司衛監

魏書曰福從車駕南伐軍法齊整將士閑習大為高祖褒嘆蕭鸞遣其尚書崔慧景黄門蕭衍率衆十萬

求救敕福領高車羽林五百騎出南面奪其橋道賊

六道來戰福據鞍誓衆身先士卒賊不得前遂大奔

潰

後以勲封襄樂縣男累官瀛州刺史性忠清在公嚴毅

以信御人甚得聲譽後除都督懷朔沃野武川三鎮諸

軍事懷朔鎮將至鎮卒謚貞惠子延字慶壽體貌魁岸

眉目疎朗位員外散騎侍郎以父老詔聽隨侍在瀛州

屬大乘妖黨突入州城延率奴客逆戰身被重瘡賊縱

火焚齋閣福時在内延突火入抱福出外支體灼爛鬚

髮盡焦於是勒衆與賊苦戰賊乃散走以此見稱累遷
直寢與石侯醜奴戰没
論曰古弼軍謀經國有柱石之量張黎誠謹廉方以勲
舊見重並纖介間一朝隕覆宥及十世乃徒言耳劉潔
谷之徒也丘堆敗以亡身娥清伊馛俱以材力見用而
馛以謀猷取異其殆優乎乙瓌之驍猛周幾之智勇代
田之騎射其位遇豈徒然也車伊洛宅心自遠豈常戎
乎王洛兒車路頭盧魯元陳建來大千宿石或誠發於

衰竭節危難或忠存衛主義足感人苟非志烈何能若此宜其生受恩遇歿盡哀榮至如安國以至覆亡害盈之義也陸真呂洛拔等咸以勇毅自進而薛彪子世載強正羣珍克盛家聲美矣于魏之諸將罕方面績尉元以寬雅之風膺將帥之任威名遠被位極公老自致乞言之地無乃近代一人歟白曜出專薄伐席捲三齊考績圖勞固不細矣而功名難處追猜嬰戮宥賢議勤未聞於斯日也和其奴之貞正苟頹之剛直宇文福之氣

幹咸亦有用之士乎



南北史合注卷一百十二